

七载辛劳细写石塘元宵民俗志

读《石塘元宵 扛火镬 习俗》

黄晓慧/文

说到温岭的闹元宵习俗，石桥头、石塘两镇的闹元宵习俗不可不提。这两个镇民间自发的闹元宵习俗源远流长，其中石桥头镇原石桥街村、前林村、后林村、后台门村（以上四村现并为石桥新村）、何岙村、原中扇村和大甲头村（以上两村现并为中扇新村）有七村轮值元宵迎灯习俗，上王村有迎大灯习俗。上王村的王氏大花灯也叫龙凤花灯，历史悠久，现存石碑《两保碑文》有 嘉庆十六年 迎灯 等字样，可知清嘉庆年间温岭即有元宵迎花灯之风俗。清末民初时，王氏大花灯更是以高、大、精 特点名闻台州六县。1956年元宵节后，迎灯活动就被 叫停了。在村民王春梅等人的努力下，两盏高达13.8米的龙凤大花灯，在2003年元宵节重现上王村，此后多次举办迎大灯活动，大灯高度也不断增高至20.12米。2009年，王氏大花灯制作技艺 被列入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 石塘元宵习俗，则在2016年12月30日入选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关 石塘元宵习俗，2019年12月，由温岭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编、邵银燕编著的《石塘元宵 扛火镬 习俗》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温岭第一部有关 石塘元宵习俗 这一项目的专著。同时，这也是浙江省文化创新团体研究成果和台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基地成果。

牛年元宵节前，笔者重温了《石塘元宵 扛火镬 习俗》一书，深感这本历时7年完成的著作，诚如作序的温岭籍专家晓鸣所言 这是一部值得推荐一读的民俗志稿，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乡土文化图书。

早在此书出版前，邵银燕老师就曾将书稿交由笔者等人，征求修改意见，得以先睹为快。在2019年元宵节前，笔者也曾随邵银燕去箬山兴建村拍摄 爆 火镬的有关镜头。

《石塘元宵 扛火镬 习俗》所写的民俗事象，是指在石塘镇原箬山、石塘、钓浜三镇范围内的闹元宵习俗。所谓 扛火镬，是指当地渔民在元宵节前，扛着燃烧木柴的铁镬 当地人称之为 火鼎，带领台阁及其他民间艺术表演队伍在村落中巡游的庆丰收、保平安元宵民俗活动。这一活动，箬山人称之为 爆何嗲 咯何嗲，意为 爆火鼎 扛火鼎，温岭方言称之为 爆火镬 扛火镬。过去，爆火镬 的发起者扛出火镬后，响应的村要燃放鞭炮表示响应，跟着队伍一起巡游，在连续三晚的 扛火镬过程中，如果在后两夜有人放鞭炮响应，则还要陪着再扛三夜，因此，对最初的发起者来说，所需要的费用是难以预料的，耗资巨大，甚或有倾家荡产者。清末举人陈策三的《箬山扛火镬竹枝词》中的一首竹枝词：元宵灯火旧乡风，箬地乡风却不同。底事村村扛火

镬，麒麟山要火通红。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箬山闹元宵 扛火镬 的盛况。现在则演变为约定时间一起扛数晚，在时间、规模、频率和规则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承和革新。

邵银燕是从2013年开始关注 石塘元宵习俗 的，据其在后记中自述，撰写该书的动因，是在研读《中国江南沿海村落民俗志》时，读到中日民俗考察团成员民俗专家刘晔原的一句 探求它的来历，应该和小人节一样意义深远，扛火镬 才走进其视线。2014年，石塘扛台阁习俗 被列入温岭市级 非遗 名录，同年改名为 石塘元宵习俗 被列入台州市级 非遗 名录，2016年顺利申报升级列入省级名录。在申报和调研的过程中，她对 石塘元宵习俗 的理解越来越深，因此下决心对该习俗作记录和梳理、总结、提升，整理出版专著。

在编著过程中，邵银燕多次利用节假日到石塘调查访问，并两次到泉州寻找石塘的闽南文化之根，并利用一年时间听取各方意见，方才完成这部共7.8万字、包含177张图片的民俗专著。

《石塘元宵 扛火镬 习俗》分石塘闽南移民文化、扛火镬 的历史演变、扛火镬 的发展阶段、扛火镬 的相关表演形式、扛火镬 的主要传承群体、扛火镬 的文化意蕴和 扛火镬 的现状和保护等七章。

在岁月的变迁中，扛火镬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像照明从汽灯

演变为日光灯、发光二极管灯（LED灯），现在有的还在台阁里装上平板电视。台阁中的戏剧人物造型，也演变为现当代电视剧内容。原先纯 扛 台阁，也由于在台阁下面装上滑轮而变成 推 台阁。

在当代的传承群体一节中，介绍了发起人和组织者、台阁的装扮者（包括选角和角色扮演者）、仪式的主要参与者。类似这样的资料，书中还有2014年参加石塘元宵活动的台阁情况表，列出了每个参与村的台阁中的扮演者小孩数量、有无龙与狮、鼓乐情况、剧目内容、角色扮演和场景情况，还附录了2014年石塘元宵节 扛台阁 巡游展示活动工作方案。这些资料，使读者更能体会石塘 扛火镬 活动参与的广泛性和积极性。

至于对 扛火镬 的文化意蕴解读，编者认为，石塘人 扛火镬，其实是以村落共同体的名义，延续着古老的火镬信仰。作为闽南文化辐射区的石塘，间接地承接了古代中原文化的这一文脉。闽南火镬的演变，从财神的简单开路仪式到石塘渔村，变成了火镬和台阁组成的内涵丰富的文艺踩街活动，其意义远远超过了 火鼎公婆 的舞蹈形式，超越了火镬和踩街组织的松散关系，成为元宵祭祀信俗的核心元素，承载着重大的象征意义。同时，石塘扛火镬沿着民间祭祀信俗的方向不断深入发展，还充分融入了台州的本土文化。

隐秘超俗的女性意识，岁月质感的叙事魅力

读《金鱼缭乱》

费斌妍/文

《金鱼缭乱》收录了日本传奇女作家冈本加乃子（1889-1939）的8篇短篇小说代表作。这些拥有久远岁月质感的故事在加乃子细腻唯美而饱含生命力的笔触下犹如黑夜中倏然绽放的夏日花火，惊艳短暂，就此成为印刻在人心上的痕迹。

不知道是否编者的有意为之，选录的8个短篇中的6篇都不约而同地以女性为主角。在加乃子的笔下，这些女子一个个饱含生命的热情。《疾跑》中，日复一日忙碌于做和服的道子，在日渐萎缩的日子中透不过气来，她重拾起学生时代热爱且擅长的跑步，无意识地摆脱整个社会无形的束缚。在疾跑中，她感受到了自己精神充沛地活着，似乎活在一个与人类隔绝、虽寂寥而又严肃的世界。这样的感受令她兴奋不已，精神百倍。《越年》中的公司女职员加奈江在被同事堂岛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耳光后，一直想要寻找就此消失的堂岛报仇。在历经了几个月的寻找过程，原先的委屈感渐渐消失，但性格坚韧的她终于找到了堂岛，并成功地打回了耳光，实现了报仇。《混沌未分》讲述的是一个对游泳无比兴奋的女性游泳教练小初，实现了在水中自由的朴素追求的故事。在情感纠葛中，最后她选择了抛开工利心，回归赤子之心，义无反顾地游下去。

这些女性的魅力，在作者的笔下借着男性视角，诠释得淋漓尽致。《老妓抄》中是柚木对老艺伎园子敏锐的洞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男性角色柚子的眼中，园子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



表面一副忧郁的神情，实际上内心却强悍无比。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技艺的练习，她也追求一个又一个的进步，对未知事物充满了近乎贪婪的好奇。满足与不满交替推动她向前走。在与书本同名的篇章《金鱼缭乱》中，则是通过男孩复一的感受，呈现了真佐一那超越一切的出类拔萃的女性魅力。真佐一对金鱼的爱有着独特的热情，她认为金鱼是无与伦比的有生命的艺术。在《花之劲》一篇中，女性惊人的能量从38岁未婚未育的三保谷桂子身上迸发出来。她将全部的热情投身于花朵中，用花来慰藉苦难人生。在男性角色小布施的眼中，桂子温柔性情中，隐藏着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而花朵是桂子生命的坚强力量，永远散发着清新的气息，一直强有力地支撑着桂子的生命。

作者在文中写道：每个女人的内心都隐藏着连自己都不能完全意识到的天然力量，一旦被炙热的热情勾起，这种力量就会被拉拽出来。它有时会像奇迹一般地出现，有时却会一生被埋葬。《金鱼缭乱》一书，就像是一个个超具人格魅力的女性姐妹的大派对，让人对每个女性的人生故事充满了好奇。与此同时，也让我们跟随作者对女性的社会地位、独立人格和人生命运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这些美好独立又充满魅力的女性，或许是源自作者女性意识的觉醒。而书中充满诱惑魅力的原因之二，还在于作者书写的这些充满魅力女性与男人之间的爱恨纠葛。诚如作者在《花之劲》中通透的论断，一个精神上有抱负但没有足够体力去实施的萎靡不振的男性，

个性独立成熟的女性于他们而言是一种负担。故事中的小布施被这种本能支配着，他强行想将女性的禀赋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以此获得自己内心的平衡。然而，在意识到 池塘属性 的自己永远无法追上 河流属性 的桂子后，他本能地对桂子的天资产生了排斥的反应。

谁都有不如意和伤心事，谁都有得不到的东西，谁也不能得到所有自己想要的，每个人都是寂寞的。无疾而终的爱情，痴缠于心底的倔强单恋。书中男男女女的爱恨纠葛，尽现人生的求不得 和 意难平。这些情感羁绊在作者内敛的讲述中如绵绵细雨，滴滴答答地黏湿着，是想让人逃离的网。而对男女情感的细腻把握不得不让人关注到作者自身的情感体验。作者冈本加乃子出生于富豪之家，丈夫为风靡一时的漫画家冈本一平。因婚姻危机、家道中落、女儿去世、自己患上精神疾病等打击，冈本加乃子曾自杀未遂。之后她的丈夫知过痛改，忠心守护加乃子。或许正是冈本加乃子如此率性而为的性格和丰富敏感的情感体验成就了独特的才情。阅读此书，你不仅会被诱惑的叙事魅力所吸引，在加乃子细腻妥帖的比喻中，让人仿佛沉浮于曼妙语言汇成的梦幻大海中，轻盈而灵动。而对佛学的研究，华丽的辞藻无形中流露出内敛的理性之光，透露着加乃子对生活的思考深度。

川端康成因喜爱她的文字，评之曰 高贵而丰润的美女。在加乃子去世后，川端康成哀叹道：我感到我身边的温暖都消失了。或许，只有当你真正亲近加乃子的文字时，你才能体味错落有致地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魅力。

边缘人的精神黑洞

读《哈密废墟》

溯一/文

陈谦是北美华文作家，多年来生活在美国，但对祖国始终抱有真挚的感情。她将目光停留于中国，流连过往的历史，同时，她亦打量着世界，注视全球化下的个体境遇，将不同文化的人物命运联系在一起，找寻共有的心灵创痛。在她的小说集《哈密废墟》中，延续其中西捭阖的叙事视野，她将哈密、莲露、欧文等人的生存空间从中国转换至西方，投射出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联系，也窥见了当代人 创口 下的精神隐忧。

除同名小说《哈密废墟》外，书中的《莲露》《虎妹孟加拉》《木棉花开》等文均涉及青少年的精神困境。如《虎妹孟加拉》中的少女玉叶，家境富裕，吃穿不愁，而玉叶在学习上也很刻苦，考取了名校伯克利。但是，她从小就与父母分离，寄宿在学校，所以个性孤僻，独来独往，竟选择饲养孟加拉虎，以消解内心的愁苦。而《木棉花开》中的中国弃婴戴安，此时正遭受心灵的折磨。她被接养到美国后，一直幻想着母亲的形象，不过当得知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后，美好的臆想成为噩梦，戴安数次出现心理危机，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后通过心理导师辛迪的帮助，重获生命的意义。可见，作者将人物的生活剖面放置于家庭乃至国家的怀抱中，呈现出多样化的情绪秘码。

在心理法则下，人物间由于成长环境、人际交往的差异性，显现出不同的生活抉择。以《哈密废墟》为例，这篇小说融合废墟、花园、结核病医院等空间意象，渲染了阴暗、诡谲的氛围。悬疑式的书写始终贯穿故事的始终，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道出了哈密及其母亲深埋心底的往事。在回忆与现实的角力中，墓园和花园轮番出现，恰好对应哈密的挣扎和矛盾。她的母亲认为自己被丈夫诱奸，对他充满怨恨，坚持要离婚离开哈密。来到美国后，哈妈又用病态的母爱约束哈密，一再灌输 男人都是色狼 的论调，企图彻底控制女儿的情感世界。于是，在恐惧与恫吓的叠加下，哈密的心灵成为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她不惜扼杀对格林的爱，如行尸走肉一般存活，直至哈密罹患癌症，她将泳池打造成废墟，用草药抗癌来延续父亲的痛苦。因此，小说充斥浓烈的黑暗元素，既有绝望的畸形人生，也有难以突围的成长苦痛，形成了强烈的叙事张力。

小说中还有另一条暗线，即我和女儿杰西卡的亲情危机，当我面对女儿隐瞒恋情时，心中竟也闪过哈妈的影子，忍不住说出了：Oh，no！其实，从一开始，我和哈密便在岔路上背道而驰，我选择勇往前行，毅然面临成长的艰难，完成从女儿到母亲的身份蜕变，而她早被困于过去的回忆里，再难自拔。两个女孩的人生方式互为映衬，成为彼此的镜像，洞见代际关系的症结与痼疾。《木棉花开》则偏向温暖治愈，虽然戴安同样遭受上一代人的伤害，成为无人照顾的孤儿，但她很幸运，被美国夫妇收养，还遇到自己的心理导师辛迪，助她脱离自我否定的泥淖，真正摆脱了被父母遗弃的心魔。这种跨地域、跨时代的视野，让小说的 腔调 更为广阔、从容，生成了生命的诸多可能。

翻看陈谦的小说时，总能从行文中挖掘人性的深浅，追随不同的灵魂故事，游走于幽深与宽阔之间。那里，有命运的百转千回，亦有宏大的生命真谛，照见救赎与希望。

